

北史

第一函
第十冊



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

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遣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氏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欵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

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
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
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
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產
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
書令齊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
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
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
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
爲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
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湛親令龜卜易筮南伐
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

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閒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眞所謂革也澄旣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

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
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
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
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
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
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
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禧等或
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眾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
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
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冲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
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
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

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旣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尔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危官尋兼吏部尚書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符御仗

左右仍行恆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節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令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

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爲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眾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旣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恆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

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疎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佞作任聽卽住七日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

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眾請收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塹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

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眾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爲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

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麗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祿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

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
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
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
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
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
侍及元叉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彝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
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曰一皆通
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
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
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

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
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
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
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
覩肇謂眾賓曰此兒豪氣尚尢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
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拙去不復便生世人以爲孝思所
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
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
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
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
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恆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

假都督爲國屏捍又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殺生由己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新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爲青旒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

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
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
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
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辱也順曰陛
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
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
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
左右由是與徐紇閒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
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
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
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
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彞邑二千戶又析彞邑五